

A painting of a man with a large, hairy nose and a woman looking at him.

〔加〕莫迪凯·里奇勒 著

小雅各布 智斗獠牙看守官

山东明天出版社

小雅各布智斗獠牙看守官

〔加〕莫迪凯·里奇勒 著

房 敏 登 杜 豫 译



山东明天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1115455

Jacob Two—Two Meets The Hooded Fang

Alfred A. Knopf, Inc. Bantam Skylark edition

8th Printing—March 1980

责任编辑：高建军

封面设计：岳黎明

插 图：张学锋 李维松

小雅各布智斗獠牙看守官

〔加〕莫迪凯·里奇勒 著

房 敏 登 杜 豫 译

*

山东明天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75印张 2插页 30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500

书号 10333·164 定价 0.45元

主要人物表

雅各布——主人公，六岁男孩

诺亚——雅各布的二哥，梦中“童威”领导人之一，称“无畏奥图尔”

埃玛——雅各布的大姐，梦中“童威”领导人之一，称“勇敢夏皮洛”

彼得——泥鬼岛少年监狱的小囚犯

奥斯卡——泥鬼岛少年监狱的小囚犯

库柏——蔬菜水果店经理

拉夫——少年法院法官，审理雅各布案件的审判长

路易斯·洛塞——高等律师，雅各布的辩护人

菲什少爷——泥鬼岛少年监狱的男看守

福勒太太——泥鬼岛少年监狱的女看守

獠牙看守官——泥鬼岛少年监狱监狱长

福克斯——泥鬼岛少年监狱的看守，后调往伦敦警察署

1

这是很久以前的故事。

住在英国金斯敦山区一座凌乱不堪的旧楼房里的雅各布，和别的小男孩一样，头上长着两个耳朵和两只眼睛，上身有两只胳膊，下身有两只脚，脚上穿着两只鞋子。不同的是，小雅各布有两个姐姐，一个叫埃玛，一个叫玛菲；还有两个哥哥，名叫丹尼尔和诺亚。更为不同的是，他一句话总爱说两遍，且又爱说“二”和“两”。你要问他多大了，他会说：“我刚好是两岁加两岁再加两岁。我刚好是两岁加两岁再加两岁。”

雅各布非常快乐幸福，但是他也有不如意的地方：别的孩子个头儿都比自己高，也比自己有能耐。两个哥哥，还有两个姐姐，都会骑两轮自行车，拨电话，吹口哨，写连笔字，玩跳棋，还能接住球，而他却不能。

随着年龄的增长，雅各布适应生活的能力增强

了。从前他连门铃都够不着。就在两年前已满两岁加两岁时，竟然不知道一天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昨天到哪里去了，明天什么时候才来。一天清晨，他睡醒了，就好奇地问妈妈：

“现在是明天吧？现在是明天吧？”

“不是，乖乖。现在是今天。”

“可是，你夜里给我盖被哄我睡觉时，不是告诉我：‘今天睡下，再起床时就是明天了。’你是这么说的，你就是这么说的呀！”

“那是昨天说的。”

“你就说过‘是今天’嘛。”

“那是在昨天讲的‘今天’。那接下来就是明天了。”

“你刚才还说‘今天’呢。你刚才说了……。”

“啊呀，我的宝贝哟，”妈妈吻了吻雅各布。

“上来一阵子儿，你可太难缠了，叫人受不了啊！”

别看雅各布现在懂得好多事了，妈妈仍然不让他数送洗的被单，也不准他自己穿过马路。他也不能象哥哥姐姐那样给爸爸妈妈帮忙跑腿儿。他现在往碗里倒牛奶不再往外洒了，可是仍然不会规规矩矩地切一头一时厚而另一头跟纸一样薄的面包片。确实，现在

允许他吃饭时坐在饭桌旁的一张大椅子上，可是他几乎看不到菜盘，两只脚晃悠着够不到地板。平日如果为了这件或那件不顺心的事，他会大发脾气，气冲冲地捣丹尼尔或埃玛一拳，人家都不和他一般见识，只是不屑地“咯咯”一笑。

一天，全家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雅各布先闯进大哥的屋里。

“你给我出去！”丹尼尔大声说，“我在做作业呢。”

姐姐玛菲的屋门被推开了，她正蜷曲着身子趴在沙发上观看电视上的摔跤比赛节目哩，一见雅各布进来就警告说：

“你可不能呆在这里看电视哟。”

“为什么？”雅各布连声追问，“为什么？”

“那些莽汉打手经常做叫人害怕的动作。你这小娃娃看了，晚上睡觉准会做恶梦的，说不定还会尿床。”

“我不可能尿床，完全不可能尿床。”

“瞧！”玛菲指着屏幕闪现出的一个面目丑陋凶恶的家伙说，“他就是臭名远扬的獠牙看守官，这个老贼随时都可能从电视里跳出来把你嚼成碎块。”

“他根本就吓唬不住我！吓唬不住我！”雅各布

毫不畏惧地说，可还是边说边退出了屋门。

在花园里，在铜色山毛榉树下，诺亚和埃玛正在玩搏斗的游戏。诺亚嘴叼一把塑料匕首，肩披一块假装斗篷的大块毛巾，纵身一跳，攀着一根粗树枝，真是威风凛凛，一派雄姿。

“好！夏皮洛”诺亚挑战道，“出来开战！”

埃玛一个箭步从帐篷里杀将出来，右手挥舞一把木剑。

“奥图尔，你给我求饶，不然，杀你个片甲不留！”

诺亚应声从树上跃下。埃玛步步紧逼，向他猛刺一剑。这时，小雅各布突然地窜过来，挡在姐姐和哥哥之间，嘴里哇哇地嚷着：“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啊，不行，”诺亚扫兴地说，“现在你这么插进来，把安排好的都给搅糟了。”

“姐姐，那我就在你这一边跟他打好了，”雅各布转身恳求着埃玛，“我来帮助你，帮助你！”

“哦，小弟弟，你还太小，帮不了谁的忙啊！”
埃玛说。

“我们这游戏对你来说太危险啊！”

“我就要玩，”雅各布噘起小嘴连声说，“我就要玩嘛！”

“喂，”诺亚指着厨房窗户说，“听，妈妈在喊你哩！”

小雅各布信以为真，撒腿就跑进厨房，见到妈妈就急忙问：

“妈，你刚才喊我了吗？喊我了吗？”

“我没有喊你呀，我的宝贝儿。”

雅各布这次没有央求帮助妈妈烧饭。他心里明白，妈妈总是笑眯眯地说他眼下年龄太小了，这正象说他年龄太小就不能同哥哥入同样的小学念书一样。其实小雅各布心中最渴望的事儿还真就是念书。诺亚有好几次警告说，他们学校有黑暗阴森的惩罚牢，牢门上着双锁，淘气鬼最后得交法官审判定罪——这些话都不能使雅各布泄气。当然诺亚也说过，在学校，好学生午饭供给油炸土豆片，喝红葡萄酒，饭后吃冰淇淋。听到这些话，雅各布总是乐滋滋的。

“现在你先出去玩，”妈妈哄他说，“等饭做好了，我喊你。”

哥哥和姐姐都不同他玩，妈妈也用不着他帮忙。于是，小雅各布就去找爸爸。爸爸正仰靠在客厅沙发上看报。

“爸爸，我想给你跑腿儿买东西去，”雅各布恳切地向爸爸说，“我给你跑腿儿买东西去。”

“我的乖乖，你现在还太小哇！”爸爸搁下报纸转脸对儿子说。

“不，我不小了，不小了！”雅各布急得“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哎呀，你可别哭了，”爸爸站起身从衣兜里掏出几枚硬币交给儿子，嘱咐说：“我的小雅各布，你可记住，沿这条街一直走，第二个门，就是库柏先生的蔬菜水果商店。给我买两磅熟透的西红柿回来，记清楚了吧？”

小雅各布点了点头，蹦蹦跳跳地离开了客厅。

2

雅各布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跑腿儿买东西。你看，他三步并做两步地往前走，神情有点儿紧张，心里象有个小鼓“咚咚”地响。突然，他想起姐姐埃玛说过的话：库柏这个人好要两面派，小孩如果有大人领着到他的铺子里，他就格外和蔼亲热，有时还用手抚摸你的脸蛋儿，还给你串甜葡萄吃。要是小孩单独去买东西，他总是叫你等到把大人买主打发走了再来理你，态度十分冷淡。库柏先生活象难吃的柠檬果一样叫人讨厌。姐姐是这样说的，对，是这样说的。

小雅各布紧攥着几枚硬币，放慢脚步走进铺子。正巧，店里没有几个顾客，他一眼就看清了库柏先生的模样：鸭梨形的脸膛，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很象椰子果，一双眼睛跟桔子籽那么小，可是耳朵和卷心菜叶子一样大，他那鼻子象糖萝卜一样红，且又显出纹理，他的肚子快赶上了装满土豆的袋子，向前凸着。

“你想买点什么？”库柏先生打量了一下雅各布问道。

“我想买两磅熟透的西红柿，我想买两磅熟透的西红柿。”雅各布一板一眼地说。

库柏先生皱起了眉头，觉得受到了侮辱。其实，他压根儿就无法明白小雅各布遇事都说两遍的原因。这原因一半是由于他家中有父母两人、哥哥两人、姐姐两人。这么多人中，没有谁能听清他头一遍说的话。

“在我这店里，你没有必要把嘴里的大头白菜嚼了再嚼。”库柏先生扳起脸教训说。

“先生，请别误会，”雅各布心平气和地说，“我就是好说‘two—two’的雅各布。今年两岁加两岁再加两岁这么大，今天来劳您大驾，卖给我两磅熟透的西红柿，就要两磅熟透的西红柿，好吗？”

“不准你再取笑我了，”库柏先生气冲冲地边说边朝那几个大人顾客使个眼色，“否则，我就喊警察来。”

说来正巧，这时正有警察巡逻到这里。

“库柏先生，出了什么事呀？”警察问道。

“我正受到嘲弄，”库柏先生的报怨逗得其他顾客哄笑起来，“就是他在嘲弄我，这么个小萝卜头儿！”他用手指着雅各布。

警察马上弯腰看着雅各布，问道：

“小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警察的质问把雅各布吓了一跳，但他仍然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我就是要买两磅熟透的西红柿，要买两磅熟透的西红柿呗。”

库柏先生气得直跺脚，一个劲儿用拳头敲自己的前额。气急败坏地说，“我要求公平裁判。这个惹人恼怒的小鬼子必须依照对成年人犯有辱骂罪的条款来判决。”

警察只好憋住笑，朝小雅各布走近一步。雅各布心头怦怦直跳，急忙转过身子，飞步跳出店门。

“嘿，”库柏先生焦急不安地随后高喊，“雅各布你回来，刚才，我们是逗你玩哩……。”

雅各布没听到库柏的这番解释，已经跑过拐角，正顺山路窜进里士满公园。公园的高大铁门就象监狱门栅一样，天黑之后，关得紧紧的。他跑着跑着，有意躲开了玛菲姐姐说过的那个有鳄鱼和毒蛇的池塘。

跑了好大工夫，小雅各布累得上气不接下气，最后躺倒在一个草地上。

此时，浓雾降临，天地一色的茫茫苍苍。雅各布打了个寒颤，就揉搓着眼睛，“呼噜”、“呼噜”地进入了梦乡……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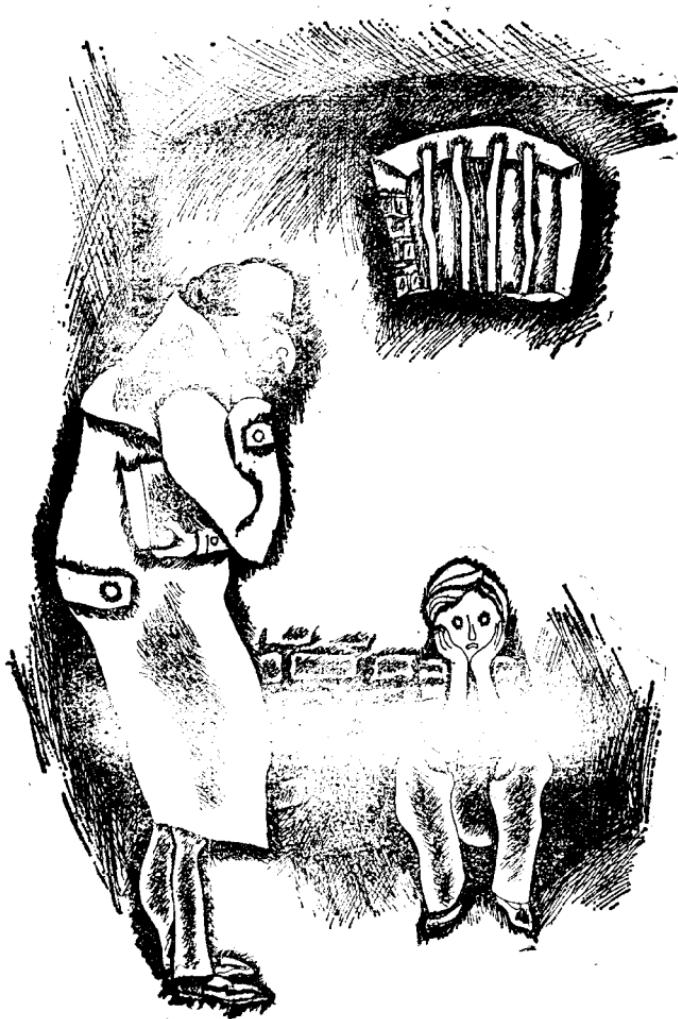
法院地下室里“咣啷”一声，牢门敞开了。一个胖狱警把一个人朝小雅各布推过来，接着粗声粗气地说：“雅各布，你好好听着，我奉命通知你：根据严格的法律条文，在你上法庭之前，你可以和这个律师交谈一小时。”

被推搡着跌跌撞撞来到雅各布身边的律师，蓬头垢面，瘦得皮包骨头，两只蓝眼珠泪汪汪的，衬衣领口磨损得极难看，领带渍满了汤点儿，西服皱皱巴巴的不成样子，脚上的鞋子连鞋带都没了。来者自我介绍说：“本人就是你的高级律师路易斯·洛塞，现在让我们认识一下吧。”

“啊，见到你，我非常高兴，路易斯·洛塞先生。”小雅各布喜出望外地连说了两遍。

“你果真非常高兴吗？”洛塞先生惊讶地问。

“是的。不过，我不懂什么是高级律师，什么是



高级律师？”

“就是你的法庭辩护人啊！”

“噢，原来是这样！”小雅各布脸上没有了笑容，稍一停顿，接着说，“不过，现在我手头没带钱。没法答谢你，洛塞先生。”

“当然，你目前办不到喽，”洛塞先生有些不耐烦地说，“如果你能答谢我，那你就不至于在这里蹲‘小号’喽。”

“哦，”小雅各布哼着，“哦。”

“我的小当事人，你可千万别发愁啊！”洛塞先生仿佛看透了小雅各布的心事，便慢条斯理地说下去，“实际上，我有生以来所辩护的案件，没有一件办赢的。不过，我认为不会永远如此，对吧？”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小雅各布满怀希望地连声说，“或许，这次就可能办赢的。”

“我把案子办赢？”洛塞先生伸长脖子，袒露出他那瘦弱无力的胸脯，受到侮辱似地反问，“小家伙，难道你不知道你正在看着我这个一向不走运的路易斯·洛塞吗？你看，怪不怪，一轮到我出去野餐，天就下雨；如果应邀出席晚会，常常是狂风暴雨之夜；我削铅笔没有不折断笔尖的；连切割面包片也总是厚薄不匀、乱七八糟。”